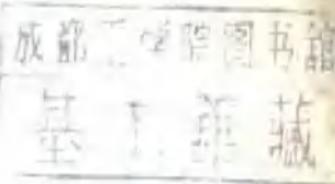


761  
13048  
下

395688



# 学习文选

(提倡读一些鲁迅的杂文)



一九七二年

11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发行  
定 价：一角二分  
(内部读物)

##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 目 录

为什么要提倡读一些鲁迅的杂文?	雷 军 (1)
学习鲁迅杂文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河北省保定市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 (10)
学习鲁迅 坚定地站在党的正确路线的立场	洪天英 宏 钧 (18)
从鲁迅杂文中学习阶级斗争经验	任月峰 (28)
读一些鲁迅的杂文	红 柯 (35)
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 ——读鲁迅《伪自由书·后记》	复旦大学 仲闻熙 (38)
无情地解剖自己	南 剑 (46)
要严于解剖自己	贾爱民 (48)
假“战友”真蛀虫	河北省晋县河头公社革命大批判组 (50)

骗子与谎言	薛 迅 (52)
警惕篡改历史的骗子	红 武 (54)
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文风	钟 彬 (56)
短文一定会带片面性吗? ——学习鲁迅的文风札记	齐 初 (62)
短些，精粹些	梦 阳 (64)
学而不厌 战而不倦	舒 健 (66)

# 为什么要提倡读一些鲁迅的杂文？

雷军

为什么要提倡读一些鲁迅的杂文？因为鲁迅的杂文，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概括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鲁迅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批判机会主义路线，不懈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些战斗经验充分地多方面地反映在他的杂文里。

早在三十二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杂文是鲁迅一生中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主要武器。毛主席曾经多次提倡读鲁迅的杂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也屡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在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中，我们选读一些鲁迅的杂文，对于识别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并同他们进行有力的斗争，是很必要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鲁迅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他的杂文是针对当时具体的人和事而发的，现在时代变了，为什么还要读它呢？这种看法反映了这些同志对读鲁迅杂文的意义缺乏认识。

确实，鲁迅的全部创作都首先是为当时现实的阶级斗争服

务的。“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急剧发展的“切迫的时候”，他不是“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而是积极地参加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这正是鲁迅的极可宝贵的战斗风格。鲁迅一生“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见过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见过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形形色色的卑鄙手段，见过混在革命营垒内部“蛀虫”们如“四条汉子”一类人物的种种丑态，还有各类牌号的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鲁迅亲自投身于当时中国人民的战斗行列，对国内外敌人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鲁迅的杂文，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产物，是刺向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锋利的匕首和投枪。

既然如此，能不能说鲁迅杂文的意义仅仅局限于当时呢？鲁迅说：“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正因为鲁迅在其所处的时代坚持战斗了一生，所以他的作品才至今还闪烁着不灭的光辉。今天，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国已经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这和鲁迅生活的时代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但是，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从来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是梦想卷土重来，实现反革命复辟。这种斗争，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同国内外阶级敌人长期斗争的继续。毛主席不是说过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既然是“继续”，当然有

它的过去，即“长期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所必须懂得而且决不可忘记的。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杂文，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中的一个重要部份，它从文化战线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如何同敌人作斗争的规律。因此，这些文章不仅在当时起着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战斗作用，而且对于认识今天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然能给我们以很大的教益。

要认识敌人是怎样活动的，鲁迅的杂文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鲁迅曾经说过：“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知人论世”，这是鲁迅杂文的显著特点。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知人”，就是认识各种人物的阶级本质，“论世”，就是从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现象中找出阶级斗争的规律。鲁迅说自己的杂文“论时事不留而子，砭锢弊常取类型”。鲁迅在长期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他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异常深刻地认识到敌人的本质，运用他那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勾画出一系列典型。是典型，就有普遍性。鲁迅杂文中所揭露的，不论是无耻地叫喊“友邦惊诧”、“国将不国”，大肆惨杀抗日救国学生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还是向日本帝国主义献策“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胡适博士”，不论是用“永久不变的人性”作招牌推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还是“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的托匪胡秋原，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着某一群”，他们都是一定阶级、一定政治集团的代表。鲁迅同他们的斗争，不是“个人间事，无关大局”，而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这些典型尽管脸谱不一，唱腔各异，回过头去看看听听，仍然大有助于认识今天的敌人，估计他们将会如何地依照不同的形势和场合，变换不同的手法，要弄不

同的刀枪，来同我们较量。正如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所说：“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

鲁迅忠实而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坚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他晚年所作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中，痛斥了那些反对、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叛徒、内奸、修正主义者，指出那些“‘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的托派们，必将“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鲁迅揭露这些打着“革命”招牌的骗子时尖锐地指出：“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并庄严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永远值得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学习。

鲁迅的杂文特别唤起人们警惕寄居在“狮子身中的害虫”、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蛀虫”，为我们识别反革命两面派、刘少奇一类骗子，提供了很好的武器。当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这些丑类就越来越成为危险的敌人，这是鲁迅所最痛恨，决不宽恕的。他明确宣布：对于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准确地识破了周扬一伙的反动面目，并及时揭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还在他们脱离中国革命实际“高谈彻底的主义”时，鲁迅就指出他们是很容易变成“右翼”的；当他们打出“国防文学”的旗号，叛卖无产阶级利益、为蒋介石效劳时，鲁迅又揭露了他们的右倾投降主义的罪行，有力地捍卫了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鲁迅在白色恐怖之下，不仅能粉碎“明显的敌人”发动的文化“围剿”，而且还能识破打着共产党招牌的阶级敌人呢？就因为他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透彻地认识了敌人的阶级本性。鲁迅从亲自参加两条路线斗争实践中得来的这一经验，对我们是多么亲切啊！鲁迅告诉我们：“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硫化铜和金矿虽然同样闪光，但是，“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真假即辨。为着不受“硫化铜”的欺骗，我们的同志必须“看一看真金”，为着识别和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谬论，就要认真地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因为，“一识得真金”，也就“识得了硫化铜”。鲁迅自己就是十分认真地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并用以改造自己思想的。鲁迅在谈到自己的杂文时说过，他“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是的，我们要感谢鲁迅的劳绩。从他的杂文中，我们可以“寻出”识别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内奸的宝贵经验，可以学到揭露和粉碎阶级敌人的斗争本领！

鲁迅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不知总结了多少次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才得出的一条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说来万分宝贵的结论。鲁迅深刻认识到，阶级敌人的本质，即它吃人的“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妥协，决不能“脚踏两只船”。当敌人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时候，鲁迅挺身顶住，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粉碎敌人的进攻；而当敌人处于不利情况，施放出“带住”、“休战”之类的烟幕，以便掩迹逃遁、伺机反扑的时候，鲁迅从不上当，而是更加坚韧更加有力地同敌人战斗。鲁迅明确表示过：活着，“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

为了我的敌人”——为着同敌人进行战斗。鲁迅曾经深刻地批判过那种“脚踏两只船”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这种人一当革命的船受一点动荡，便立刻如同老鼠一样跳出来跑到另一只反革命的船上去，成为人民的叛徒和资产阶级的奴才。鲁迅极其蔑视这种人，即使是他曾支持过的人，一当叛变革命时，也毫不留情地加以痛斥。鲁迅杂文里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的集中表现。这种精神永远鼓舞和激励着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今天，刘少奇一类骗子已被革命人民打落水中，但他们的流毒还未肃清。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滔天罪行，是我们当前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我们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在革命的道路上，不能因胜利而松懈自己的斗志，不能因困难而动摇自己的理想，必须坚定地朝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远大目标走下去，“不克厥敌，战则不止”。

我们不仅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在后一方面，鲁迅杂文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的、科学的战斗精神，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击败阶级敌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就必须学会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进行分析、进行说理的方法。毛主席指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鲁迅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事物的矛盾，善于

透过现象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因此他的杂文总是那么全面深刻，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唯其如此，才真正发挥了革命的战斗作用。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批判了作为王明、周扬一伙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批判了它破坏无产阶级战斗原则的形“左”实右的恶劣倾向。鲁迅指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这就是要以理服人，而不是简单地下“判决”，也不是采取“辱骂和恫吓”的战术。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时发表的著名文章《反对党八股》中，曾引用鲁迅的文章批判了王明、周扬一类骗子“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以及主观主义、党八股的恶劣文风。毛主席教导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之所以还有相当的影响，除了有其社会基础这个根本原因以外，还由于它们有许多歪曲、诡辩等迷惑群众的谬论和手法。我们要击中敌人的要害，置敌人于死地，必须学习鲁迅那样的战斗作风和分析方法，对修正主义的每一个重要反动观点进行反复的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清问题，才能有效地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流毒，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有的同志觉得“鲁迅杂文难懂”，有些畏难情绪。应该承认，有些篇是比较难懂的，但我们对于难懂也应该具体分析，不能知难而退。所谓“难”大概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对文章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中所举的一些历史事例不熟悉。鲁迅就说过：“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我们要读懂鲁迅的杂文，除了需要凭借必要的注释外，还必须多接触实际，多了解一些有关的社会历史情况和具体的阶级斗争事

实。鲁迅写作的时代是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学习和了解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斗争情况，对于理解鲁迅的杂文和指导当前的革命实践，都是非常必要的。鲁迅所举的一些历史事例并不是为了炫耀博学而罗列掌故，而是同当时的具体斗争密切相联的，是为了用历史的经验加深人们对现实斗争的理解；它们的意义大部分都可以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得到解释。

第二，若干杂文的表现形式比较隐晦曲折，这是由于历史条件形成的。毛主席指出：“**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自己就把他的文章比作“带了镣铐的进军”。他是为了斗争需要才采用这种形式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观点的鲜明性。鲁迅杂文的特点是内容的尖锐性与表现的形象性密切结合。有时他不直叙其事，而是通过形象的比喻说明或影射某种事物，这也是造成比较隐晦、曲折的一个原因。只要我们掌握了表现手法上的特点，这些杂文的深刻思想内容是不难领会的。第三，最重要的，由于**鲁迅思想的深刻性**，文章的内容和论点也有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但这正是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和认真领会的吗？总之，在“难”的后面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学习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鲁迅的书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为斗争的需要而写的。毛主席的著作中，有许多对于鲁迅作品的分析，这是我们理解鲁迅杂文的指针。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联系斗争实际，着重学习文章的精神实质，学习鲁迅的立场和观点，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斗争经验，而不专在字里行间或词句典故上用工夫，那么，困难不但可以克服的，而且根本就不是很大的。可以从当前的需要出发，先选读一些比较容易理解的文

章。当我们读多了时，困难就会逐步克服。鲁迅曾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我们读书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是为了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因此无论在“读什么”或“如何读”上面，都是同资产阶级追求轻松爽快的消闲式的读书根本不同的。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光辉的战斗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的杂文内容的高度概括：一方面对敌人决不屈服，战斗到底；一方面对人民大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是我们永远需要的。我们应该认真向鲁迅学习，读一些鲁迅的杂文，坚决地同一切敌人作斗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三期）

# 学习鲁迅杂文的 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河北省保定市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

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他的杂文，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概括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在鲁迅后期杂文中闪耀着耀眼的光辉。他的笔锋所向，使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的假面纷纷剥落，现出了丑恶的本相；使他们的五花八门的战法一一败露，成为革命人民的反面教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鲁迅的战斗的杂文，以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芒，给予无产阶级革命者以新的启示。

## 从变幻不定的形象中认清敌人的阶级本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只有分清了敌我，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夺取革命的胜利；否则，革命就会遭到挫折。

长期的丰富的阶级斗争阅历，使鲁迅深知“将营垒分清”的重要。在阶级斗争的特定环境中，阶级敌人的面目不都是赤裸裸的。即使是公开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也常常扮演出各种各样的伪装面孔以欺骗人民。还有一些暗藏的敌人，那些叛徒、内奸、特务、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他

们化了装，从革命阵营背后或内部，放冷枪，射暗箭，以种种反革命两面派的鬼蜮行为，戕害革命。鲁迅深有所感地说：“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

鲁迅所用以解剖敌人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不把敌人看作孤立的个人，而看作反动阶级的代表；透过敌人闪闪烁烁的言行，看穿其不变的阶级本性——这是鲁迅“解剖”敌人一个特点。鲁迅总结他的方法是“砭锢弊常取类型”，“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在鲁迅笔下，那些在“公理”幌子下施行“强权”的帝国主义者，那些披着“王道”外衣大行法西斯“霸道”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口称“自由”“人权”而礼拜清廷废帝、投靠蒋介石、无耻地向日本帝国主义献策“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买办文人胡适，提倡尊孔读经的反动军阀和封建余孽，为侵略和卖国唱赞歌的“民族主义文学”小丑，标榜“文艺自由”和“第三种人”的特务文人，徙倚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林语堂，炮制色情小说的张资平，掀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的叛徒杨邨人，“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其实是内奸、工贼的王明、周扬一伙，一一被鲁迅勾出了他们的鬼脸，使他们成为臭名昭著的反派典型，面合起来则现出了反动阶级的全貌。鲁迅指出，这些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个体，而是与所属的反动阶级“同其命运”的。鲁迅透视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即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走狗，虽然或为一个主子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地主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

吠”。这些剥削阶级的代理人和走狗，作贼心虚，总是想摆脱代理人和走狗的称号，就象“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那样抵赖道：“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但是这种无赖的狡辩是骗不过人的。鲁迅一下子就揭露了它的本质：“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闹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这是多么精辟的阶级观点！这是多么锐利的阶级分析！鲁迅一生与那么多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作战，而从不为敌人变幻不定的形象所迷惑，原因就在于他纯熟地运用着阶级分析的解剖刀，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分析出阶级对抗的实质，从个人与阶级、个性与阶级性的本质联系中分析出敌人的阶级本性，使敌人无所遁其形。

不把敌人的活动看作偶然的现象，而是在阶级斗争的总的情势中去认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找出敌人的活动与阶级动向的内在联系——这是鲁迅“解剖”敌人的另一个特点。鲁迅强调要“知人论世”，“即使所讲的只是个人的事，……却也看见背景或环境”。在三十年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十分尖锐，王明、刘少奇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积极推行机会主义路线，配合着国民党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把文化界弄得乌烟瘴气。阶级队伍处于剧烈的动荡、分化、改组之中。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忽而极“左”，忽而极右，纳款通敌，害人卖友者不乏其人。对于这种“翻着筋斗”的人物的出现，有人用“突变”之说来解释。鲁迅是不同意这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解释的。鲁迅从分析阶级根源入手，一眼就看穿了这些人的表现，是“由于境遇的改变”和“本身藏着病根”所造成。鲁迅指出：这些人“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是革命场中的“奸商”和“小贩”。他们投机革命，是借革命